

109 年台灣電視史口述訪談研究計畫

執行團隊：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受訪者：白嘉莉

主訪者：魏玟

時間：109 年 8 月 11 日

地點：新竹豐邑喜來登大飯店

(訪談開始)

一、表演工作的開端

白：我從小，就喜歡站在舞台上，聽掌聲。那麼小的時候呢，在學校裡，就是經常參加這個演講比賽，那個時候，小的時候功課很好。那後來有一次呢，我記得在中學的時候，我在一個王伯伯的家裡面，看到他的一個姪女，穿著那個軍服制服，空軍的制服，很帥氣。後來他說，她是在藍天藝工隊工作。那麼剛好那個時候招考，他問我要不要去報考。於是呢，我就到這個藍天藝工隊，報考上了，那麼就進入了藍天藝工隊。那麼在藍天藝工隊呢，他們是幾乎是一個禮拜都有五天都要到這個各個部隊，還有我們還到了金門馬祖前線去勞軍。在那個時候呢，全部很多的女孩子一起，我就看她們怎麼樣化妝啊，就從那裡開始學習到在舞台上的一些經驗。有一次很偶然地一個機會，我陪一位歌星，叫翁英華，到了這個中央酒店。她去簽約去排練。那麼我跟她一塊兒到了中央酒店，很偶然的機會。那麼所有的這些董事們他們在開會，其中一位董事走出來，看了我一眼，然後他就問說，翁英華說外面那個是你的朋友嗎？她有沒有經驗站在舞台上？因為我們現在正缺少這個報幕的。後來他們叫我到這個會議室跟他們見面以後，我那個時候膽子也很大，我說，我經常在在學校就參加演講比賽，這個說話對我應該沒什麼問題。然後他們就說好，這個結束了以後，他們有一個寫了一個稿子，那麼也，因為要排練，觀眾離開了，就讓我到台上。就，我就看了一下，按照這個就說：「各位觀眾，各位來賓，大家好。」我就從這

裡開始。他們說喔，很好，好！然後會講英文嗎？那，那個時候老實講，我們在台灣，英文不是很普遍，那我說我可以學習。然後他們說好，下個禮拜六，你來上班。就這樣子，很偶然的一個機會。我就覺得，真的，我很感謝上天，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一個機遇。那麼當這個機會來的時候，你自己也要把握住這個機會。所以，我就在中央酒店就開始了這個報幕的工作。

訪：想請問一下報幕工作，就是類似像主持人嗎？

白：是的。在那個時候我相信我們國家，各方面都是正在起步的時候。當然，一個節目開始，它需要報幕，就是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我們有九個節目。那麼第一個節目是某某歌星唱歌，當他唱完了歌，然後下面一個節目是特技表演。這個特技表演完了後，謝謝大家。那麼下面呢，我們再為您介紹的是一個魔術的表演。這就是一般的報幕的工作。那，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因為也是很年輕，也沒有想到任何的事情，就覺得說，這是一份工作。那麼還有一點，就是讓我記得，在中央酒店的時候，因為來的都是各個旅行團，那麼我們當初有請這個外面的外國來的表演的人。那當然，你要介紹他們的話，必須要講幾句英文。然後在中央酒店，下面這些觀眾，他們是旅行團。譬如說有日本來的，那，那個旅行團的團長就到後台來說，今天妳可不可以在台上報一下說，我們這個是大安旅行團，有20位這個日本來的朋友。你會說日文嗎？我說，那怎麼說？你就說，みなさんまこんばんは（大家晚上好）。就學幾句，我就把它用注音符號就記下來。然後那另外那個德國來的團體，他們一聽，喔你用日本話去歡迎這些人，他也希望我能夠用德文來歡迎他們的旅行團的這些團員。那我就，臨時就學了一些德文。然後有法國來的朋友，有美國來的朋友。因此，在那個時候呢，我也對語言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我在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本事就是，我可以很快地看這個，五分鐘我把它完全背好了。那我上台，然後我就用這個，ladies and gentleman, welcome to central，就是很簡單的講幾句英文來歡迎他們。進去了可能我就忘掉了，但是我，我覺得這

個很管用。

二、進入台視工作初期

白：因為在那個時候呢，台視剛開始，那大家電視不是很普遍，都喜歡看電視。那個綜藝的節目呢，就是《群星會》，《群星會》很多歌星唱歌，大家也在那個時候的娛樂，可能都是看《群星會》這個節目。那麼慎芝、關華石他們製作的這個節目，當然因為我在中央酒店，他們就也有邀請我到他們的節目裡他這個節目最主要都是歌星唱歌為主。然後就有一位製作人叫做李鵬遠先生，他呢可能就是看台視只有一個《群星會》，很轟動，那麼，他就申請要再做一個節目叫作《時代之歌》。他來跟我談。他說希望我到那個《時代之歌》去做主持。所以我就在《時代之歌》開始了。。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如果我們說打對台的話，就兩個節目就有一點點打對台的意思。因為《群星會》歌星名歌星都是在《群星會》，然後就有了《時代之歌》，那麼大家就會看看《群星會》，看看這個節目，那個時候只有兩個歌唱節目。

訪：群星會你也有去表演？但正式的主持是從《時代之歌》開始？

白：從《時代之歌》開始。

訪：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台視請您過去就是參與綜藝節目方面的？

白：對，我們從《時代之歌》開始，然後大家一看這個電視台這麼受歡迎，很多的製作人都會來想他們要做一些這種特別的節目，外製的節目，然後去申請，因此就很多人有這種想法。就，我就，都請我來做這個主持第一個節目。所以那個時候還有《喜相逢》現場的節目。這個節目跟《群星會》、《時代之歌》不一樣，它是現場半個小時，跟觀眾打成一片。其實我最喜歡這樣子的節目，因為這個節目不耽誤時間。你好像錄其他的節目，錄影的話，我們錄一錄、停

一停，不一樣。這個大家都要集中精神，不能夠有任何的疏忽，因為是現場的直播。播出去了，你的話說錯了，也不能夠改。所以每一個人，包括導播，現場的音響、佈景，各方面，大家都提著精神來做這種節目。因為說起來的話，我們那個時候做節目都很克難，一切都需要自己。不像是現在的這些演藝的朋友們，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幸運。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什麼都是自己打理。沒有這個服裝也要自己。所以那個時候而且那個時候，我還做各個節目，都是自己去做打理。那麼我也很幸運，因為在台視電視公司，他們安排了好些節目，那，我都是他們首先都想到了我（擔任主持）。我們那個時候做了在，這個攝影機跟這個攝影棚的車子，我們到外面去，不在攝影棚裡面做，我們做了《歡樂今宵》，我們還做《英倫金盃》，還有《生日快樂》。那個《生日快樂》，一個禮拜，我們一個月一次，就是那一個月的這些朋友們我們歡迎他們到，譬如，現在是一月份，一月過生日的人，他們都報名然後到現場，我們有一個生日。

訪：一般觀眾？

白：一般的觀眾，對，都是觀眾。那大家來，他們，所以每一個節目在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受大家歡迎。

訪：我很好奇，因為那個《喜相逢》我，我有印象，可是《英倫金盃》我真的有點沒有印象，那個是非常特別的節目嗎？就是因為他裡面.....

白：那個是，對，運動項目，我們打保齡球，那個時候，我記得我還穿了短褲，我們一開始就要用這個，我自己上場，要開始要這個，所以我就讓人家教我，把那個姿勢擺得很好看，這樣子丟那個球。那丟那個球，我沒有什麼運動的細胞，那個球都歪到旁邊去，導播說再來再來，所以剛開始的時候練了好多次，那說一定要這個球丟過去全部 strike，全部倒掉，才是最棒的。所以就練習，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很多的節目，在那個時候，我覺得非常地不簡單。我們還有一

個溜冰的節目。他們，我們在那個溜冰場，他們扶著我，站到那個中間，都站好了，大家離開了，然後我就說，喔，現在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然後現場有多那個溜冰溜得很好的，有觀眾，當然觀眾摔跤也是一個趣味。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們做節目大家都很开心，然後我們來討論。那後來我也很感謝台視特別為我設計了一個《銀河璇宮》這個節目。那晏光前每一個節目，他都是找我來做，所以那個時候《翠笛銀箏》（外景節目）開始讓我做，後來我想，要大太陽，我不去，我就推掉了。然後就是崔苔菁去做了，對。那個時候啊就覺得很辛苦，我的節目這麼多，我就不要再做那個麻煩的節目，那個時候。

訪：那可以先請您聊一下有一個，第一次這樣電視台這樣子做，到外面的酒店去出外景，做的節目叫《歡樂周末》）

白：對，《歡樂周末》，那時也是非常創新的一個節目。因為很少有一些觀眾可以到夜總會去看這種表演的節目，就外國的藝人到台灣來做表演。所以我們那個節目呢，就是連著這個車子，完全就到室外，到了豪華酒店。利用豪華酒店的舞台，我們做這個節目。那裡面都是邀請外國的藝人，好像有魔術的表演，有特技的表演，那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節目。

三、創新的談話性節目《銀河璇宮》與《這一年》

白：我很感謝台灣電視公司，他們每一次有任何的一個新的節目，都是邀請我來台視來做主持、參與。那麼《銀河璇宮》這個節目，我們台視的李聖文，他的節目部經理，他跟陳君天一塊來安排。他們想這個特別為我來設計的一個節目。我每一次呢也跟他們開會參與這個節目。那麼那個就是有一點訪談，也是第一次可以在節目裡訪談。我就邀請了那個時候的很多有名的導演，還有電影明星，他們為了要推銷他們的，宣傳他們的新片，到節目裡來。他們也都，每一個人都很希望能夠上這個節目。而且在節目裡，除了訪問電影的導演、

電影明星啊，歌星們，他們要宣傳他們的唱片、打歌。還有就是有藝文方面，那麼我就最記得，那個時候，我就訪問了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還有葉醉白先生，畫馬的，還有那個畫荷花（張杰）的大師們。而且那個時候，我也記得我訪問了朱銘。朱銘剛剛開始（創作），很年輕。在我的節目裡他拿了一塊木頭，一個好像一個樹一塊樹根一樣拿來。我一邊訪問他，我們的導演就設計說，因為他很有本事，馬上用那個刀，馬上雕刻，就，他說，我一邊訪問他，他一邊這樣子很快的雕刻完了。他說，白小姐，這個就是你，我送給你。我一看，啊，我怎麼變這個樣子？哈哈。當時我心裡在想，我說，喔，這麼不好看。哎呀。你想想看，現在的朱銘大師，他如果能做哪一個人，那真是了不起，對不對？而且那個時候，還有林懷民先生，他們的雲門舞集，剛剛開始。我們在做節目，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我也是跟大家一起走過來。現在他們在每一個行業都是很了不起的、很傑出的人士。

訪：您剛提到說像這樣的節目，其實製作起來非常不容易，主持難度也是很高。您怎麼準備，這個你有跟他們一起討論，出來訪問誰、怎麼訪問這樣？

白：是的，那每一次節目之前呢，我們一定要開會。我們大家討論。我還記得第一集的這個《銀河璇宮》節目，大概。那麼，我們有一個「老人與狗」。那麼陳君天先生他就去找，訪問了一位這個年紀很大的一位老先生。這個老先生他很有愛心，那麼他在外面，他騎了一個那種摩托車，看到有流浪狗他就收集。他家裡有很多條狗。那麼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他把這個狗帶了 20 隻狗，到我們節目裡來。那個狗是不會聽話的，就跑來跑去在，大家就去追那個狗。很感人的一段故事。那麼還有呢，我也訪問了這個在南部鄉村裡面抓蛇的，這個有一位先生。那麼他來了，他的一個袋子一個袋子裡面都是蛇。放在那裡，我們都好害怕。就怕那個蛇一下跑的這個攝影棚裡。很有意思。

訪：非常豐富的節目。

白：是，是。

訪：接下來另外一個節目就是叫《這一年》。

白：在那個時候，我都是因為大家喜歡看電視。所以呢，大家也都想到了，在過年的時候，我們跨著這個，譬如說今年的 12 月 31 號，我們跨著今年，然後再迎向未來。下一個年度的跨年的節目，我們都有做。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榮幸，也跟大家一塊參與了。我們做了有一個節目是《這一年》。那《這一年》裡面，我們有一個是，平凡的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這個節目很感人，因為訪問的都是（各行各業），你看他賣車票，然後他自己的爸爸要從，譬如說，到從苗栗要到台北，也必須要去排隊。那麼這就是很平凡的人，他們所做的不平凡的事。我也訪問了這個警察先生，嗯，各行各業，譬如說警察。他們有的人會覺得說，喔，他是擺攤賣東西的，那麼他看到警察來他就很害怕，小偷看到警察就很害怕。那麼但是我們一般人，我們就很尊敬警察。我也因此呢，我那個時候做了那個節目，我就很敬佩所有的警察，他們也封我為「警察之友」。我覺得我很榮幸，因為每一年，這個電視台有重要的節目，他們都會想到我。那我也參與了這種製作的過程。在有一個節目叫做《這一年》，那麼我們做了，那時候我們國家經濟正在起飛，那這個政府做了很多（建設），譬如說是高速公路，還有這個十大這種項目的這種建設。那普通這些節目是新聞部在報導。那麼台灣電視公司這個節目部跟陳君天他們想說，我們一定要為政府做一些工作，我們，那麼他們就想到了我。希望我呢，脫下了這個禮服，然後穿上長褲到工地去做採訪。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十大建設的介紹。而這個節目可以讓更多的民眾知道我們政府了不起，在為人民做事。而且在這個時候，可能有一些困難，大家生活方面一定要體諒一下。譬如高速公路，我們要拆遷很多的房子。然後在做這個桃園機場，很多很多的這些點點滴滴的故事。到現在，我都覺得很了不起，在

那個時候我參與了。大家也了解了，而且我們用更，很平實的那種口吻跟大家介紹。在那個時候我們做十大建設，是完全不一樣。我就變身，好像是新聞記者一樣。到工地，我們到工地，他們說一定要戴著那個盔帽，安全帽。那穿的長褲跟他們一起，製作人陳君天他也想了很多，我們每一個（建設）都要想一段故事。我就覺得，也不是說故事，就是把他的真實的情形來告訴大家。大家都為了這個國家的建設在盡一份心。有一段故事就是那個不回家的新娘。十大建設。我覺得，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們大家都為了，我們政府發起的這種十項，很偉大的這種工程，在做努力。我們也都獻出大家每一個人的這一份心。譬如說，在蘇澳港，那天下得很大的雨。然後呢，這個就有一位工程師，我們稱她是不回家的新娘。因為她才結了婚，但是為了要趕工，下著大雨，她都沒有回家去。還有一次，我們去那個漁船，他們要出海。那通常呢，他們是不允許女人上船，那我就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說，啊，白嘉莉，哎呀，可以，只有白嘉莉可以上這個船。我也很感動，很多的小朋友，大家全部在那個碼頭，我們也做得很順利。還有一次，就是大家都一起，我跟他們一塊吃便當。他們心想，喔我們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白嘉莉，今天跟我們一起吃便當。我坐那個所有的跟這些工人裡面。跟他們坐在一起，很高興。對，我也很榮幸。在那個時候我們到工地到哪裡，我們也沒有這個造型師啊，髮型師啊，都沒有。全部都自己打理，而且做得很愉快。我們一起開會討論，所以經過了，做了大概有十多年的節目。

四、早期的整體電視製作環境

訪：因為在這個時候，您剛大概有提到，因為資源非常的簡單，很多都要靠自己來。那，可是我有看到一個報導提到，就是說主持人的待遇，其實還是在那個時候是還不錯的，比一般如果上節目只唱一兩首歌的歌星的收入，要好很多。您好像有提到這個事情。

白：我們在那個時候做電視節目，大家都是能夠上電視已經覺得非常的榮幸。大家也都不是很，我也不能說不在乎這個薪水。我們都是領薪

水的，在電視公司簽約，大家領薪水。但是所有的歌星，我就記得那個時候，大家都是領台視給的，很微薄的薪水。那麼上電視呢，有很多的歌星，也是不是很計較，為什麼？因為能夠上電視都是經過選擇的。我相信大家看電視的人都知道，在那個時候也是挑選，不是每一個人有才能都可以上電視。我們在，我就記得那個時候，比如說有名的這些歌星，余天，楊小萍，鄧麗君。大家上一次節目，拿到的一份這個出場費大概是 750 塊。那我主持《銀河璇宮》節目，一集我可以拿到 580 塊。好像這個主持費是比較高一點，因為我花很多，更多的時間參與這個節目。大家上電視的這個薪水，拿的是比較少，但是因為你上了電視，你出了名，外面他們有工地，或者是到歌廳去表演的話，可能他們都是靠另外的地方拿到更好的薪水。那是你能夠上電視你就紅了，紅了以後另外的出場費，大家是比較重視。我幾乎可能可以說，我就是台灣電視公司的公務員吧。幾乎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做節目。那麼還有一點就是，我也很幸運。因為我的母親住在澳大利亞，我會告訴導播，這段時間，可不可以給我很短的時間，我出國去看看我的母親。當我到那邊，我就看他們外國的節目，吸收了更多，那個時候最好的節目還是日本。我們那個時代，日本的所有的這種綜藝節目，它的佈景也好，各方面很認真。燈光各方面都是很棒的。那麼我也看看外國的節目，看了他們的節目，吸收回來後，當我們開會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們。他們訪問了哪一些人。所以很可惜，就是我們在那個時候，錄影，我們沒有把這個所有的節目存檔下來。

訪：很可惜。

白：很可惜。

訪：除了主持節目之外有一個，有一些比較，你其實變多方面發展，然後包括演戲，那我們談談演戲這個部份，應該最有名的就是.....

白：《風蕭蕭》。

訪：對，《風蕭蕭》。

白：是的。因為我也很幸運，因為那個時候，每一個戲劇節目也好，歌唱節目他們都會想到我。所以呢，那個時候，第一部電視小說，在台視（播出），電影小說，《風蕭蕭》，那麼他們請我在裡面演一個角色。那麼，我們電視台視的這個《風蕭蕭》是最開始的。之後有中視，開始了。中視有一個叫《晶晶》，那也是很轟動。那個就是電視連續劇了。我們《風蕭蕭》應該是最早，第一部電視小說。那個時候嘗試很多各方面的，譬如說，演《風蕭蕭》，那個裡面。我沒有受過正規的這個戲劇學校的訓練，所以裡面有一場戲要哭，我也哭不出來。導播就說，唉，卡，然後就說，你想一想什麼悲傷的事。沒有什麼悲傷的事，也一直想不出來。然後，後來那個旁邊的曹健，有名的演員。他就告訴我，他說，你拿一個眼藥水，當排練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快要到你自己哭的時候，可能對方在講話，你趕快就去滴兩滴眼藥水，轉過來就說，然後眼睛擠一下，這個眼淚就掉下來了。所以很多的時候，也是蠻好玩的。所謂背台詞，對我來講，不是挺難的，因為我可以很快地把一些這些稿子馬上背下來，然後講。這場戲完了以後，我就我就忘掉了。像我當初主持節目一樣，那個時候主持節目，需要各方面的語言。我也是這樣子做到的。在我的《銀河璇宮》節目裡面很多的訪問，有外國的朋友，還有都是需要用英文跟他們對談。那也是我自己私底下必須要充實自己。練習英文，我回家背字典的那個生字，然後就是，不恥下問。如果有電視公司，有人他們很懂的話，我馬上問一下。或者是來賓我就問一下，這一句話這樣講，發音對不對？所以，我想那個時候做節目，對我個人來講，我沒有什麼私生活。我的，回到家裡我就必須要準備，很多的這些。

訪：就除了錄節目之外的剩下時間，也是在準備節目？

白：對。也是，是。

訪：那個演戲的部份，好像就是跟作品是比較少，演戲的部份，就是您還是比較喜愛主持，真的是這樣嗎？

白：因為演戲，我發現浪費很多時間。拍電影也是一樣，浪費的時間更多。所以他們找我拍電影，我有去過，但是我不很熱衷。我也，我還是喜歡做電視的工作。做電視，尤其是現場節目，我特別喜歡。因為做完我領了薪水，我就可以回家了。那還有一點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做電視節目，要唱歌請歌星，這個我們可以談一談，對不對？

五、唱歌與出唱片的經歷

白：因為那個時候有淨化歌曲。所有的歌星，他們上電視，一定要宣傳自己的唱片。那麼，他們當然上我的節目，他就希望說，導播，我今天能夠來上這個節目，我很希望我能打這首歌，我一定要唱我自己的。比如是，《明月幾時有》，《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一定要唱這首歌，好，譬如說了。但是有很多的歌曲，我們在那個時候呢，政府就開始有個叫作淨化歌曲。因為他覺得，大家唱，上電視都變成靡靡之音。我就記得那時候有一首歌叫作，他們用英文歌，翻過來叫作 Guantanamera。Guantanamera, guajira, Guantanamera。然後他們說，這個歌不不可以唱。為什麼？「官大了沒了」，有這個就不可以，所以就開始禁止了很多的靡靡之音。那麼就有一些作詞家就寫了這些很好的，內容很好的，譬如說是，《你儂我儂》、《生命如花籃》、《晚霞滿漁船》，這些歌曲。那，歌星來了，有名的歌星來，他不願意唱這個歌，他要唱他自己的歌。那麼，但是我們這個節目裡，必須要，最少要有一首這個淨化歌曲。那導播說，白嘉莉，你唱吧。好啦，所以這個就落到我的身上。那個時候，我差不多這些歌曲我都會唱。我現在還是喜歡聽老歌，還有淨化歌曲，譬如《你儂我儂》、《生命如花籃》，這些都，我覺得都，歌詞也很美，我也很喜歡這些歌曲。

訪：那正好歌星他們也不唱。

白：是的。那時候我也想宣傳我的唱片。可是導播說，因為這個是我主持的節目，我邀請了歌星，那麼必須尊重他們。然後我就犧牲了我自己為我的唱片做宣傳。我就唱了政府的淨化歌曲。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我真的也是感謝上天，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也是一個緣分，也是偶然的機會。那麼我沒有真正地到藝術學校去學習，演戲我也參與了，唱歌我也參與了。那麼主持，我也因為在學校裡演講比賽，所以對我來講，這個我也做了。那麼我很幸運，我也很感恩。因為我的節目很多，所以很多的電影明星，歌星，我會跟他們有接觸。但是都止於，在做節目的時候。因為下了節目，他們有的時候，大家一起去吃飯，去玩。我沒有時間，因為我必須要再準備我明天要錄的節目。所以我跟他們私底下沒有什麼交往。但是在做節目的時候，都很好地相處。因為比如說，我要訪問一些明星，他們就說，哎呀，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回答。我說，好，我教你。因為我就問你說，你的感想是什麼。他說，那我怎麼說呢？我說，你就講，很緊張，或者是很輕鬆。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歌星們，當有訪談的時候，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因為他們來到我的節目，我也希望他們有好的表現。所以我就教他們怎麼說話，怎麼回答我的問題。

訪：製作人這邊呢，跟製作人關係也很密切。

白：也很密切。對，因為我要參與。

訪：要跟他們討論這個節目的內容，每一集你就會跟他們.....

白：幾乎，幾乎每一集，會跟他們一塊兒討論。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準備邀請哪些人來參加。有的時候就是一些電影明星為了要宣傳他們的電影，那麼他們就拼命地希望上我們的節目。那我們也必須要排

掉，說上個禮拜才來過，這個禮拜我們不能夠請他再來，我們要換別的。

訪：專業的考量。

白：是。現在的演藝圈真的是很幸福。因為他們都有人打理服裝，講話的內容，化妝，各方面都都有專業的人士替他們打量。我們那個時候什麼都是靠自己。我記得我去錄影的話，我都提兩箱這個衣服。因為我也不知道哪一套衣服適合哪一個佈景，還有怎麼樣的訪問。所以每一次上節目，提了兩箱的這個衣服去，然後自己梳頭，自己化妝打理一切。然後還要自己準備演講稿。這些，我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因為樂在其中。

訪：確實是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來。

白：是的。

訪：一開始還自己開車是不是？

白：自己開車，當然。那個時候怎麼會有司機呢？呵呵。在那個時代，自己開車。開了車子，那我就記得，我們做錄影的話，當然是我會提早過去。然後跟導播商量。那我那個現場節目《喜相逢》，都是現場的節目。那我就在家裡面要準備好打理好，穿了禮服開了車子，車子到了那個電視台的門口，把車子一放，他們就也都知道我已經晚了。提著我的這個禮服就往上跑，馬上進去。導播也都知道，他們知道我是敬業的，但是有的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晚了。他們，我相信他們知道，白嘉莉一定會來，一定會來。那但是稍微晚了一分鐘，心裡也是蠻著急的。有一次，最後一秒，那個已經 cue 了。哎呀我的，又碰紅綠燈，心裡很著急，車子放下來，進去的時候，已經開始唱「相逢、喜相逢」（節目開場主題曲），已經開始了。那然後我就進，他們當時在看，哎呀，主持人在哪裡呀？還看不

到。我就馬上走進去。那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手機，如果，也沒有辦法告訴他，我來了。那大家就是靠著相信，信任。

訪：那你回顧這個主持的這個經驗的話，你會怎麼樣來說呢？

白：我覺得我很幸運，在那個時代，我參與了這個電視的工作。那麼我在台視做了很久。那個時候只有台視，之後有中視，然後有華視。中視開始的時候，他就來挖角，出很高的薪水。很多的，當然你如果到中視，你就不能再上台視的節目，這是台視規定。那他們出很高的薪水，我沒有去。我留在台視。到了華視，出了更高的薪水。很多的演藝圈的人，受不了那個誘惑，都過去了華視、中視。我還是一直留在台視。因為我總覺得，飲水思源。而且台視的總經理、一般的工作同仁，他們對我很好。所以我沒有賺到太多的錢。我沒有過去，我還是留在台視，領台視的基本薪水。說到在做電視節目，那個時候，我總是會有一些新的想法，會告訴導演。那麼，我們在那個時候，所有的這種，製作人也好，電視台的這個導播，各方面，大家都會挖空心思，去想一些最好的節目，特別的。那才叫做特別節目。所以在過年的時候，每一個過農曆年，那也是我主持這個節目，全台視的所有的演藝的這個歌星演員，我們都會在一起。一開始跟大家拜年，之後呢，我們就有特別的節目。這都先錄好的。那，那個時候，因為我母親她是票戲，票平劇。所以我在家裡我會，就是小的時候，我一聽我就會唱一些平劇。那因此就扮相，讓大家看了他們不一樣。你看現在我們如果看到這個春晚的節目喔，中國大陸。我們看到很多的反串，或者是跨行來做節目。這些在我們那個時候，台視，都已經有了。所以我們過去所做，真的是挖空了心思，我們做了很多的節目，我現在看看他們的，我們已經都做過了。所以歌星他們來演一段小，小的短劇，那演戲的人就過來唱歌。然後像我呢，我還演了這個唐伯虎點秋香.....。

訪：跟《新三笑姻緣》那個。

白：對，也有，的是。我還唱了平劇《梅龍鎮》。我們《銀河璇宮》節

目，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短的單元，橋劇。就是張小燕跟孫越，從那個節目，從我們那個《銀河璇宮》節目裡開始。然後大家很喜歡，一直到現在。我相信，很多的這些，都是我們節目的第一次呈現給大家。講到唱片，錄製唱片。那麼對我來講也是，我也很感謝那個時候有個海山唱片行。他們就是準備了一些歌曲，我們那個時候好像一定要有 12 首歌，才能灌，錄製一張唱片。所以每一次他們要排我的時間，很難排。白嘉莉什麼時候來啊？是，錄音間都放好了。我又要趕去，所以很多次他們讓我，而且喜愛我的觀眾朋友，他們也不在乎我的歌唱得好不好，只要是白嘉莉的唱片，他們都會收藏。那，那個時候呢，我們就是到現場。到現場，寫歌的老師，左宏元，甚至還有好多位這些寫歌詞寫歌曲的老師會在旁邊那個。劉家昌，他們都在現場。譬如劉家昌的歌《往事只能回味》。他就會在旁邊，就講說，就告訴我們這首歌。那我們錄唱片是到了攝影，錄音間，我們看才看到那個歌，馬上就學。他就在旁邊告訴我說，時光一逝永不回，他說這樣子唱不對，你要換一個方式唱。他們就在旁邊教。那所有的歌曲，都是在錄音間去拿到歌，練習，馬上就開始。我也不知道這個時間怎麼過來的。每一次他們都催，我去錄唱片，也是等。哎呀不行啊，今天還在錄影，還是走不開。要不然的話，就去錄。錄了以後，錄了三個鐘頭，哎我要走了。他說，欸這首歌還沒錄好。我不行了，下一次吧，我那個電視台的節目又開始了。所以一直很忙很忙。但我說到這些，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已經沒有我自己的私生活了。在那個時候，我做電視節目，可以說是沒有自己的私生活。那我在錄十大建設的時候，海山唱片就說，哎，你今天晚上回來了，一定馬上，錄音間已經訂好了。那麼他給了我一首歌，啊，晚上要錄。我就在想，這個歌怎麼唱。然後又去錄這個十大建設，又是很忙，一直是，在做這件工作的時候，要想到下一個節目的，這個是怎麼樣去做。還有就是，回來了以後，又跟大家一起討論。又是一個新的節目。所以我現在想想，那個時候也是很豐富。也在當時也不會感覺到很辛苦。

訪：就是非常緊湊地。

白：樂在其中。

(訪談結束)